

新中國百科學叢書

怎樣搞通馬思方 心通心方

胡繩著

FRANKLIN

贈 捐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聯合發行所發行

新中國百科小叢書

怎樣搞通思想方法

胡繩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聯合發行所發行

新中國百科小叢書

怎樣搞通思想方法

著者 胡

發行所

基本定價

出版期

編

所

角

版

外埠酌加郵運費

冊八年六月還初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目次

- 一 不做思想上的懶漢……………(一)
怎樣叫做思想上的懶漢——懶惰病由何而來——創造性和獨立性
- 二 『是什麼』和『為什麼』……………(二)
養成提問題的習慣——『自以為是』和『當然如此』——『然』和『所以然』
- 三 實事求是……………(三)
不從『應該怎樣』想起——為什麼不能實事求是——謹

慎·認真·周密

- 四 從經驗到理論……………(一七)
- 想和做——怎樣分析和研究經驗——從經驗中找出規律
- 五 書本知識和實際……………(六三)
- 學與思——反對教條主義——理論和實際的結合
- 六 全面和局部……………(八二)
- 什麼叫做全面的認識——各局部間的聯系和區分——
- 怎樣把握全局性的東西——鏈與環·衣與領
- 七 這一面和那一面……………(一〇六)
- 相反相成——相互鬥爭中的主導方面——科學的預見
- 八 結論——方法與立場……………(一二四)

一 不做思想上的懶漢

怎樣叫做
思想
上的懶漢

對於糊塗顛預的人，人們罵他是「不動腦子」，爲了督促他，就說：「你該多動動腦子。」這個「動」字用得很好。我們確是該把思想了解作爲頭腦的勞動，精神的勞動，正如同打鐵、種田是體力的勞動一樣。

從人類發展史上看，體力勞動和頭腦勞動本是互相結合的。原始人類從事體力勞動來進行生產，製造生活資料，在生產勞動過程中遇到了困難，發生了問題，感到了不足，就不能不用腦子來想。經過思想而解決了

問題，得到了新辦法，就能使得生產勞動進行得更好。

體力勞動之所以可貴，就因為通過體力勞動能生產出新的東西、新的生活資料來，使人的生活更加豐富、更加提高。

頭腦勞動爲什麼可貴呢？——也因為通過頭腦勞動能夠產生出新的東西來。解決新的問題，發現新的辦法，就是頭腦勞動的生產。其作用也是使人的生活更加豐富、更加提高。

四肢不動的人是懶漢，頭腦不動的人也同樣是懶漢——思想上的懶漢。

思想上的懶漢並不少見，遇到了一件新的事情，他們說：『唉，還不是那麼回事，有什麼值得想的？』在他們看來，真是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沒有一件事值得動一動腦子。遇到了一個新的問題，他們也只根據向

來應付這類問題的老習慣來應付一下。假如應付不了，解決不了，他們就以爲這本來是無法解決的問題，只好「不了了之」，並不去想出新的好辦法來。還有一種人，無論遇到什麼新問題，都會滔滔不絕地告訴你，對於這件事，從前有個什麼學者早已經解釋過了，那是怎樣說的；對於這個問題，從前有個什麼做人也已經解決過了，那又是怎樣怎樣做的。他們以爲一切道理都被前人說盡，用不着自己費神，卻不知道新的事情具有新的意義，新的問題必需新的解決辦法。這種人說起話來，雖然漂亮，其實也還是思想上的懶漢。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其實是思想上的懶漢的人卻常常裝扮成是「思想豐富」的人。假如這裏有一個人，他讀過很多很多的書，講得出很

多很多的『道理』來。他能告訴你孔子的思想怎樣，朱熹、王陽明又怎樣，以至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斯如何如何。這樣一個人，看起來似乎不能不承認他是『滿腦袋裝着思想』，但是如果他只能背誦別人的和前人的思想結果，卻自己不能『生產』出任何一點新的東西出來，那麼我們對他，一點也不覺得值得尊敬。這樣的『思想豐富』倒反可以成爲思想上的懶惰的藉口和掩飾。因爲當他自以爲已經是『思想豐富』的時候，就再也不覺得有什麼必要來活動自己的頭腦，根據自己所遇到的種種具體事物和實際問題來思考、來探索、來追求了。這就好像有許多人因爲一切吃的、穿的、用的東西都可以化錢去買，便以爲既可以佔用別人勞動的產物，自己就『犯不上』再出力勞動了。

懶惰病由

何而來？

我們都不願意做思想上的懶漢，但我們卻往往在許多方面表現出我們其實並沒有能免於懶惰病的傳染。

原來在我們的生活中，思想上的懶惰病是有着很複雜的來源的。

今日的中國社會主要的還是建立在小生產制度的基礎上。小生產制度最易於養成保守的思想習慣，只重視舊經驗，而缺少前進和創新的精神。農民世世代代地過着以一個家庭為單位的經濟生活，用着古老的耕具耕種一小塊土地，手工業工人也只是把他們所有的一點點勞動經驗由師傅到徒弟一代代地繼承下去。整個社會的必要的的生活資料幾乎全部都由這千百萬小生產者的勞動來供給，在這種生產制度中，自然就產生了『墨守成規』、『固步自封』的習慣。如果不打翻由小生產制度而養成的習慣，就會永不

覺得有必要考慮什麼新問題，研究什麼新辦法。那樣做似乎反而是多事，因為一切都只要用老經驗來答覆好了。

建築在小生產制度上的封建專制統治制度實行着愚民政策。「勞心」與「勞力」被看成是分屬於「上等人」與「下等人」的兩回事。廣大勞動人民被壓制成牛馬畜牲一樣，務使其越沒有思想能力越好。讀書只是地主統治階級的特權。但這些讀書人是否真是勤於思想的「勞心」者呢？卻也不然。封建時代的讀書人的態度的殘留也在散播着思想懶惰病的病菌。

原來許多讀書人其實只是「讀書」而已，自己並沒有什麼思想。他們必須「引經據典」，離開了一切經典，就不能有所議論，有所主張，有所思考。他們的思想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經典出發的，他們不是根據實際

來檢證思想的正誤，而是以經典的權威來做自己的思想的正確性的保障。他們自稱是『代聖人立言』，他們自己其實並不動腦子，只是代別人說話，複述別人的話而已。這中間，只有極少數的讀書人敢於在某種程度上突破這種束縛，敢於在人人所深信不疑的地方表示懷疑，在人人以為不成問題的問題上提出獨創的見解，這樣的人就要被視為『離經叛道』，難免遭受種種阻力，甚至迫害。原來在封建時代，『不做思想上的懶漢』是會成為罪狀的。不待說得，如果保留着這種思想態度，我們在思想上也一定是深深陷入懶惰病中。

固然到了近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已經發生了激烈的變動，封建時代讀書人所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聖賢之道』已經不能繼續被人那樣尊

崇了，但是小生產制度的社會基礎尚未被完全破壞；封建讀書人的思想態度也仍有殘存，而且還以一種新的形式而出現。——這就是文化思想上的買辦態度。

經濟上的買辦把外國工業製成品販買到中國來，賣給中國人，最多只給加上一些形式上的裝璜。文化思想上的買辦把外國的資產階級思想結論照樣販買到中國，也只不過是稍加改頭換面。文化買辦們半生爛熟地販賣着康德、黑格兒、尼采、叔本華，好像一切問題都已由這些高鼻子的洋權威給我們解決了，剩下來已沒有什麼問題要我們自己來想了。

封建性的買辦性的法西斯統治加強地執行着愚民政策。在這種統治下，誰被認為「有思想」，誰就有住集中營的資格。他們是多多希望一切

人都成爲盲從和迷信的蠢才，成爲思想上的懶漢，成爲無思想的人！

由此可見，要不做思想上的懶漢，就必須進行一串的鬭爭。——要和
小生產制度養成的習慣鬭爭，要和封建讀書人的傳統態度鬭爭，要和文
化
思想上的買辦態度鬭爭，要和法西斯的愚民政策鬭爭！

創造性
和
獨立性

法西斯的愚民政策使一切人的思想都限制在法定的圈套
內。任何問題都已由統治者「預定」下了結論，任何人只能把
這些結論接受下來作爲自己的思想，卻不能自己有什麼獨立的見解，有什
麼新創的看法。

小生產制度使人的思想限制在老經驗中，封建讀書人的思想態度是只
承認古老教條的權威，買辦的思想態度是把洋教條當做萬靈丸。——這些

也都是取消了思想上的創造性和獨立性。

我們不要做思想上的懶漢，要發揮思想的力量，就要敢於發揚思想上的創造性與獨立性。

但對於思想上的創造性與獨立性，有些錯誤的了解，我們必須弄清楚。說思想應該有獨立性，難道是說遇見問題，只能一個人自顧自去想，既不和別人商量，也不去參考任何已有的經驗，不必管任何有關的書籍嗎？當然不應該這樣地了解。我們從事思想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不採取人云亦云的態度，也不是單純引用舊經驗或單純引用書本上所說的道理，而是要用自己的頭腦認真思考這問題，仔細地研究別人提出的意見和與此有關的經驗教訓與書本上所

說的道理。這就是我們所要求的思想的獨立性。如果在這問題上已有了值得尊重的原則，但如何把原則運用到這一具體問題上，仍需要我們獨立地進行思想。如果經過我們的思想活動而承認了別人的意見，承認了某種經驗或書本上的道理可以完全適用於解決這一問題，那也無損於思想的獨立性，因為這樣的承認正是我們自己的思想活動的結果。

能夠像這樣地獨立地解決了一個問題，那也就表現出我們的思想的創造性。思想的創造性並不就是要建立一個什麼偉大的思想體系。那怕是一個很小的問題吧，只要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能夠用我們的思想能力來加以解決，就是一個創造性的思想勞動。所以思想創造力並不只是哲學家、思想家才能有。而有不少自以為前無古人地建立了什麼思想體系的人

其實只是妄人。

胡思亂想當然說不到是獨立的思想，更不會有什麼真正的創造。

有獨立的思想能力，而且能有思想的創造能力的，自然就決不是思想的懶漢，而是很好的思想勞動者。

自然，一個人如果不肯「動腦子」，在思想上懶惰，一定不能成為好的思想勞動者；但也必須指出，一個勤於思想的人，也還不一定就是思想得很好的人。

爲了使我們能夠思想得很好，能夠有思想上的獨立能力與創造能力，我們不但要克服思想上的懶惰病，使頭腦勤快起來，而且還要學習思想的方法——怎樣使頭腦勞動得好，勞動得有效。

一 「是什麼」和「為什麼」

養成提問
題的習慣

思想的目的的是解決問題，因此思想的開始就是提出問題。爲了使頭腦動起來，就要從養成提問題的習慣做起。

問題從那裏產生？問題從實際中產生。如果問題不是從實際中發生，而是平空設想出來的，那就沒有意義。但如果從實際中提出問題後，卻不繼續根據實際材料從事探索和追究，那自然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所謂懷疑主義者，就是只提出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的人。因爲解決不了，他們便以爲世界上原來有許多問題，是永遠不可能解決的。例如有人

看了人類社會中不斷地反覆發生戰爭，就提出問題道：「爲什麼人類社會間老是有戰爭呢？」「這是不是由於人類的本性好戰呢？」「人類好戰的本性能不能消滅呢？」他們沒有從實際生活裏面認真考察人類社會中每一次戰爭發生的原因，卻不空地從人類的「本性」上來提問題和研究問題；既然說成是天然的「本性」，問題自然解決不了。於是對於「如何消滅戰爭」的問題也就只好永遠懷疑下去，以致成到這是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了。

從懷疑主義，就會走到悲觀失望的路上去。

我們不做懷疑主義者，因爲一切問題，只要是從實際中提出來的，就一定能夠從實際中求得解決。從問題的提出到問題的解決當然要經過一個

探索追究的過程，這過程，對於有些問題，甚至長到要用好幾代人的努力來進行，但是只要不斷的努力，也還是能夠解決。

所以我們雖然反對懷疑主義，但並不是反對懷疑。相反的，懷疑是值得寶貴的一種態度。在中國從前，女人纏小腳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只有極少數人敢於懷疑，為什麼女人一定要纏小腳呢？難道真是非如此不可麼？敢於提出這樣的懷疑，實在是值得尊重的。人類社會中，私有財產制度有了幾千年的歷史，一般都認為是天經地義，但在古代也已有有人懷疑，這難道真是不可改變的麼？雖然直到近代馬克思主義產生，才弄清楚了私有財產制度的歷史性，但如果從來沒有人提出懷疑，也不會有一代代的人去探索解決這問題了。

有了種子雖不一定就能開花結實，但是倘沒有種子那就絕對不會開花結實。假如沒有懷疑的態度，對於所見所聞的一切，不感到有提出問題的必要，那麼也就不會有什麼在思想上的探索和追求了。

所以「懷疑是思想之母」，這句話是可以承認的。假如對自然現象不提出問題，就不會去追求自然界的真理而產生自然科學；假如對於社會現象不提出問題，也就不會去追求社會的真理而產生社會科學。一部科學發展史就是人類不斷從自然和社會的實際中提出問題，探索追究以求解決的歷史；每一個人要成為有思想能力的人，能夠獨立解決問題的人，也一定要學會提問題，養成提問題的習慣。

也許有人以為，提問題是最容易不過的事，困難的是答覆問題。但提

問題真是最容易的事麼？我們不妨來做一個測驗。約幾個朋友一起來讀一張報紙，讀完後請大家從這一天的時事中提出問題來。這時，也許我們就可發現，同樣讀了一張報，有的提問題多，有的提問題少，有的連問題都提不出來。但是懂得時事多的人，卻並不一定是那沒有問題的人，反而是有問題的人。

我們必須有這樣的習慣，對於所見所聞的一切，不是見了聞了就拉倒，而要好好地想一下。只要好好地想一下，就會發現，我們所不懂得的事實不少，所以須提出的問題很多，能夠不斷地向自己提出問題，也就是督促我們繼續地探索追究。於是我們的腦子就不斷地在運動中，我們的思想的河流也就有了不盡的源頭了。

「自以爲
是『知』當
然如此」

假如我們沒有提問題的習慣，那往往就是因為我們相反的，有着不提問題的習慣。

有兩種人是沒有提問題的習慣的。

一種人可以叫做「自以爲是」派。所謂「強不知以爲知」，就是這種人的寫照。自以爲什麼事情都懂得了，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儼乎其然地講一套道理出來；他們有的是答案，但沒有問題。誰假如養成了這種自以爲是的習慣，誰就是思想的泉源枯竭了。因爲在他看起來，他已經懂得了古往今來的一切事，他何必還要徒費思考呢？假如我們不願做這樣的「妄人」，我們就一定要嚴格遵守「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規律。是不知道，就要老老实實地承認不知道，是只知道九分，就決不要冒充已經知

道十分。不知道怎麼辦呢？那就要提出問題，要自己繼續去探索追究。不知道並不是可羞的事，明明不知道，偏偏自以為知道，不但欺人，而且欺自己，那才是最可羞的事。

又一種人可以叫做「當然如此」派。「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就是這種人的想法。他們不感覺到有什麼問題，因為他們覺得一切事情本來就是如此，何必大驚小怪。小學教科書中講到發明蒸氣機的瓦特，看見水沸衝開壺蓋而發生疑問的故事。假如認為水沸了「當然」壺蓋就會掀起，這有什麼奇怪，那就不會提出問題了。「當然如此」的態度足以壓殺一切思想的動機。女人的脚「當然」應該纏小，社會裏「當然」有窮人，有富人，有治人者，有治於人者，一切都是「當然」，對於當然如此的事，也

就『當然』用不着有任何懷疑了。提出問題，探索追求，在這種人看起來，都是不值得的，多餘的事。

『自以為是』和『當然如此』，同樣是嚴重的思想病，在我們週圍，恐怕可以發現，患前一種病的人很多，患後一種病的人甚至還更多。

天真的兒童對於所接觸到的一切事物都感到新鮮，喜歡向大人提出種種問題，他們不會裝腔作勢，自以為是，也不會以為一切本應如此，不值得多問。但是很多大人對於兒童的疑問採取過制的態度；真麻煩！這事情天然是這樣，亂問些什麼？』在這種大人的調斥下，兒童們受了極其有害的『思想教育』。

『當然如此』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就是最平常的事物，也不應該用

「當然如此」一句話來含糊過去。伊林寫的十萬個爲什麼？就是從人人每天接觸到的日常生活中提出了許多問題，而給以解答。看了這本書，我們大概都不免感到慚愧，爲什麼我們從來不能在這些事情中間看出問題呢？我們的沒有問題，並不是因爲我們已經懂得這些事情，而恰恰是因爲我們不懂得，甚至不想到要去懂得這些事情。

對於習以爲常的事物，不加思索，不提出懷疑，不發生問題，這不僅妨害思想，而且阻止了進步和改革。從前科舉時代，八股文寫得合格，就可以做官，這種制度實在不合理之極。爲什麼做文章一定要按照這種死板的格式呢？何以見得八股文寫得好就一定有能力辦理國家大事呢？但當時的人習慣於這種制度，好像覺得這種制度本來就該如此。只有極其少數的

人能夠提出懷疑。現在的學校教育制度，雖然只有三四十年的歷史，但也已漸漸地爲人習而安之了。其實仔細想一下，究竟爲什麼學校中要配置這些課程？爲什麼要這樣的教法？這裏面問題實在很不少，也已有人開始提出這種問題了。假如大家把一切事情都看做慣例，只覺得一切事情都該照老樣辦下去，那還會有什麼進步改革呢？

社會總是不斷地在革舊更新的過程中的。我們能懷疑和提問題，才能對於舊的事物進行批判，才能對於壞的舊事物進行改革。我們能夠不放鬆地對於一切事物追求其真象的了解，我們也才能夠歡迎和接受新的事物，才不致於在新事物已經到了眼前的時候，卻以『當然如此』的態度而把它忽略過去。

對於新的事物也應該有懷疑，有批判，經過懷疑和批判而認為是好的就要歡迎接受，並使它發展。最有害的態度就是從「當然如此」的看法產生出來的「天下烏鴉一般黑」、「日光之下無新事」的那種看法。社會上有一些所謂閱歷多，經驗豐富的人就常抱着這種態度來對待新事物。他們的經驗雖多，但都是對於舊事物的認識。他們自以為可以用老的認識來解釋一切新的事物，不願意用新的眼光來看新的事物，提出新的問題。他們抱着「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的想法，以為用冷淡不以為異的態度就可以抹煞新的事物。其實客觀存在的事物是抹煞不了的，只表現了他們自己已沒有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

我們一定要特別養成對於新鮮事物的興趣。我們一方面要敏銳地對舊

事物提出懷疑和批判；一方面要經常保持着對於新事物的興趣。新的和舊的到底有什麼不同？新的事物有什麼意義？是否值得重視？認真地答覆這些問題，我們才不致於安於故舊，抹煞新鮮。跟着時代前進的話才不是空談。

「然」和

「所以然」

有一個最起碼的問題就是「是什麼」的問題，兒童最早向人問的問題就是這樣簡單的問題。成人也還是不能不隨時提出這樣的問題。

兒童在得到了「這是馬」，「這是汽車」的答覆後往往就滿足了，但「馬」、「汽車」不過是這事物的名稱，知道一個名稱並不能算是已經知道了這事物到底是什麼。假如只是記誦了「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當然還不能算是已經知道中國了。於是就有必要再問：馬究，究竟是怎樣一種動物，汽車究竟是怎樣能跑的？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究竟是怎樣的。怎樣才叫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是什麼』的問題一定要聯帶到『是怎樣』的問題才不致於落空。

然而還有進一步的問題：『為什麼？』所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還是不行的。答覆了『是什麼』和『是怎樣』的問題還只是『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就要回答『為什麼』的問題。

『為什麼』的問題可以看做是批判舊事物的武器。我們常有些舊習慣、舊作風、習而安之、視為當然，但禁不起『為什麼』這一問。衙門裏辦公事，等因奉此，忙個不得了，你若問他們為什麼非如此做不可，他們就會

瞠目不知所答。

「爲什麼」的問題推進我們對事物的認識。「知其然」時，也許所知的不過是皮毛，是不完全的現象；要「知其所以然」，就非更深入、更完全地認識這事件不可。不但要對這事件認識得更透澈，而且還要把這事件和別的許多事件聯起來看，還要把這事件的前後發展貫串起來看，然後才能答得出「爲什麼」的問題。懂得了中國爲什麼會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我們對於中國是怎樣的一個社會的認識才算是透澈了。「爲什麼」的問題回答得不清楚，那就表明我們對這事件的了解也還不夠清楚。

「打破砂缸問到底，」要問的也就是「爲什麼」的究竟。

對於比較簡單的事情，「是什麼」、「是怎樣」的問題靠了觀察就可以

解決。但「爲什麼」的答案卻往往不是用眼睛可以看到的，非用心思想一下不可。所以「爲什麼」的答案就比「是什麼」的答案更高一層。不過要是沒有「是什麼」做基礎，「爲什麼」的問題是提得落了空的。

有的朋友苦苦地想，「人活着到底是爲什麼呢？」因找不到答案而苦惱。——這樣來提問題的人並不就該被認做「傻子」，但我們要勸告他，在企圖答覆這個問題前，應該先去看看人類社會的歷史，又看看周圍社會中各種人的生活。過去一代代人是怎樣生活的？現在的各種人又是怎樣活着的。弄清楚這些，就有了實際的材料，作爲根據，來考慮：人活着是爲什麼，怎樣活着才算有意義，爲什麼這樣活着有意義，那樣活着就沒有意義。否則，平空想「爲什麼」，是得不到任何結果的。

各種科學都是同樣的，在回答爲什麼的問題前，一定先要弄清楚是什麼。生物學家達爾文向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爲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種類的動植物呢？他不願用「一切本來如此」的說法搪塞，也不滿意於「上帝創造世界有意如此安排」的鬼話。於是他游歷世界，仔細考察各地的動植物，先弄清楚各種生物是怎樣的情形，從中找出規律，然後對於所提出的問題就有了解答。

是什麼的問題使我們面對實際，爲什麼的問題使我們的頭腦活動更加強起來。我們的思想要健康發展，就要養成提問題的習慣，就要肯承認自己的無知，能對於新鮮事物發生興趣，就要不斷地面對現實求知其然，並且知其所以然。

三 實事求是

「不從『應
該』想起
樣」

除了「是什麼」、「爲什麼」的問題外，人們還常常要提到「應該怎樣」的問題。我應該幹什麼事呢？中國應該變成怎樣一個國家呢？世界應該走向什麼前途呢？

「是什麼」和「爲什麼」的問題說明了客觀事實，「應該怎樣」的問題包含着人的主觀努力所要採取的方向。但「應該怎樣」的問題必須提出在「是什麼」和「爲什麼」的問題之後，如果離開「是什麼」和「爲什麼」而不空設想「應該怎樣」，就難免陷入空想。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一旦斷定，

私有財產制度應該廢除，一切剝削制度也都該消滅，但他們從不去認真研究社會的究竟，為什麼會發生私有財產制和剝削制度。因此他們的思想終究只是空想。

科學之異於空想，就在於它是要實事求是地研究客觀事實，而不是空地提出一個「理想」，要求人們照此去做。我們不要空想，而要科學的思想，就一定要遵守思想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實事求是的原則。

科學的思想並不是根本不理會「應該怎樣」的問題。科學思想在認真研究了實際，答覆了是什麼，為什麼這一類的問題後，就能夠進而指出主觀努力的正確方向。空想家性急地提出應該如何如何，其實對實際無益。只有從實際出發的思想，才能有益於實際，有助於實踐。

所謂「服從自然才能征服自然」、「承認客觀現實才能改造客觀現實」、就是這樣的意思。不懂得這些道理，我們的思想就是非科學的。

有一個軍事學家說：「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之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之內爭取戰爭的勝利。」——打仗是如此，別的事也是如此。指揮打仗是主觀力量表現得很突出的一件事，有人把它說成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簡直神祕得很。但其實打仗也是一種科學，因為它不能離開「實事求是」的原則。「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與必要的偵察並對各種偵察材料作聯貫起來的思索。這裏是敵方情況的各種表現。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與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

察得來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對比看看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他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對於建設每個戰略戰役或戰關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過程。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這樣做，把軍事計劃建設在一向情願的基礎之上，這種計劃是空想的，不符合於實際的。『古代的軍事學家提出『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的原則，也就是說，主觀的努力的發揮要建基於對於客觀情況的全盤認識之上。

有些人單純強調意志力與決心的作用，以為只要有最強的意志力和決心，什麼事情都能幹得了。這種論調往往為法西斯統治者所利用來絕滅人民的思想能力。我們應該看出，決心和意志力不但有強弱之分，而且有正

確與錯誤之別。正確的信心必須建立在正確的思想，而正確的思想建立在對實際情況的了解上。離開思想而談決心，必致於成爲離開實際的妄想。

我們要解決任何問題，第一步重要的事就是要了解情況，爲此就必須進行必要的調查研究。把有關的材料都把握到，我們就有了進行思想活動的材料，也才能夠通過思想活動而解決問題。

我們曾說，人們應該勤於動手，也應該勤於動腦。但「游手好閒」的人並非絕不動手，不過他的手不是拿來握勞動工具，做生產勞動。同樣的，一個人如果雖然似乎是動腦筋，但在頭腦中有的只是空想，並沒有從實際出發，根據實際情況來解決問題，那就叫做「游思妄想」，和「游手好閒」一樣。

爲什麼
不能實
事求是

思想應該從實際出發，這話說起來很平常，但我們常常不能做到。我們的頭腦中所缺少的往往正是從實際出發的思想。

難道我們人人都喜歡空想、妄想、胡思亂想麼？倒也並不是。這因爲在我們頭腦裏面有些東西妨礙了我們的思想從實際出發。

唯心論的觀念是與實事求是的原則相反的。唯心論者以爲，只要能「言之成理」，就算是正確的思想。但其實，思想之是否正確，要看它是否符合於實際，是否能據而引導出正確的實踐。如果只是自以爲「合理的正確」，那是毫無意義的。

唯心論觀念又造成對思想的神祕觀念。假如我們認爲思想是神祕的，那就以爲思想不必和實際有關，不必解決實際問題，就以爲越是高深的思

想越不必和實際有關。存着這種想法而去追求高深的思想，自然會越來越和實際遠離了。其實，無論怎樣高深，也不能和實際脫離。什麼叫做高深的思想呢？能夠發現實際中的最核心的問題，而加以解決，那就叫做「深」；倘若脫離了實際，就一定連表面的問題也解決不了。能夠發現一個道理，不僅解決一個實際問題，而且能連帶解決許多相關的問題，那可以叫做「高」；假如脫離了實際，一定連半個實際問題也解決不了。正確的說來，高深的意義就是這樣。我們應該揭穿一切貌似高深、實則與實際無關、不值半文錢的空想，不上這種神祕觀念的當。

我們又常常吃舊道理和舊經驗的虧，以致不能實事求是。有些人以為天下事都有萬古不變的道理，而這些道理已為從前人發現了，只要根據這

此老道理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其實老道理很多連從前的老問題也沒有解決過，又哪裏能解決現在的新問題？丟開這些無用的老道理，認認真真從現在的實際出發，才能解決新的問題。就是新道理，固然可以幫助我們解決新問題，但也不能只從道理出發，而不從實際出發。我們還是要先認真了解發生某一個問題的實際情形，才能運用那有用的道理來幫助我們解決問題。老經驗同樣也不能依賴。我們因為做通了一件事，得到了一種經驗，以後遇到另一件相似的事時，照抄老經驗，卻遇到了失敗。這種教訓，在我們日常生活裏也常遇到。這就說明經驗雖然不是無用，但不能隨時隨地照抄。

如果我們只根據抽象的理念或現成的經驗來處理問題，我們就是離開

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們就會「一相情願」地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會在還沒有把事情看清楚時就做出「想當然」的結論，就會死抱着「主觀願望」、「主觀成見」而不顧客觀事實，就會在看問題時流露「意氣用事」的態度。——這一切都表現着是帶着主觀成分去對待問題而不是客觀地對待問題。

我們對於任何事情，本來都會很自然的有某種願望。譬如我們希望自已身體健康，希望自己和親友都不遇到倒楣事。在抗戰時期，希望抗戰早日勝利，抗戰過後，希望中國趕快成爲和平、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有這種種願望當然不能算是錯誤，但是我們常常在不知不覺間，只是根據了自已的願望而去觀察事物和了解事物，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譬如在抗戰初

期，有人認為勝利不必很久就會到來，所以主張堅決保衛一二個大城市以挽回戰局。他們的這種想法倒也不純出於空想，他們也分析當時的形勢，也提出種種方面的客觀條件作為根據。只是因為他們希求抗戰勝利的主觀願望太強了，以致妨礙了他們全面的考察實際，於是他們就把在實際情況中符合於他們主觀願望的一部分事實強調出來，而把不符合的一部分事實估計得比較不重要或簡直抹煞，結果就得到了那種由後來的事實證明是錯誤的結論。正如通常所說的，他們是戴了有色眼鏡看世界，眼鏡上的顏色就是他們的主觀願望。

當人們喜歡一個人時，常只看見他的優點；當人們討厭一個人時，常只看見他的缺點。當人們希望一件事業的成功時，常只看見有助於成功的

順利條件，當人們希望一個勢力失敗時，常只看見促使它失敗的不利條件。當人們抱着一種強烈的主觀願望時，甚至於明明看到是相反的事實，也曲意尋找理由來把它按照自己的主觀願望來解釋。假如這主觀願望是壞的，那竟可以在觀察事實時，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全盤都錯。人們常以為希特勒在決心打蘇聯時太魯莽了，其實他何嘗沒有根據事實盤算過？不過因為他受自己的主觀願望的蒙蔽，以致他把自己的強看得真可所向無敵，而把蘇聯看成弱到不堪一擊。開始戰爭以後的幾個月，似乎證明了他的估計不完全錯，但是總因為他沒有估透雙方力量的對比形勢，終於事實發展和他由邪惡的主觀願望出發的估計完全相反。即使所有的願望是好的，但掩雜着主觀願望而估計事實，同樣也會發生危險。因為只看見合於自己

主觀願望的一方面，把這方面強調過甚；沒有看到在另一方面也還有不合於自己的主觀願望的一方面，根據這樣不完全的認識而做出結論，自然還是片面的、不完全的。

積極方面的願望可以成爲有色眼鏡，消極方面的擔心害怕也同樣會成爲有色眼鏡。譬如有人擔心生病，就老是感到自己心痛、胃痛、腦痛、隨時都覺得大病臨頭。有人在抗戰時害怕失敗，每一點時局戰局中不好的徵象都被他誇大起來，掩蓋掉其它方面的現象。戴上這樣的有色眼鏡同樣看不到真實的事實。

由此可見，實事求是並不是說對客觀現實的發展，不抱任何的願望，沒有一定的立場，而是說，決不受不符合客觀現實的願望之欺。不要因主

觀願望而妨礙到冷靜的、虛心的、周密的、全面的考察實際，說明實際。只能根據客觀事實來改變或修改主觀願望——壞的願望多半與客觀事實相反，所以應丟棄；好的願望雖非絕對與實際不符，但有時也應修正。譬如在抗戰初期希望抗戰速勝的，在接受事實的教訓後，就應承認長期抗戰的必要而改變其願望，否則就會走上錯路。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憑主觀願望來改變事實。因為一切事實是客觀的存在，按照主觀願望加以抹煞或掩飾或任意解釋，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周密的

密慎的

有時我們不敢實事求是。或者因為在法西斯壓迫下說出真話就會受到迫害；或者因為我們怯於作現實的鬭爭，怯於在現實鬭爭中解決問題；或者因為知道事實與主觀願望相距太遠，徹底解決問

題太難，所以寧可閉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去把事實真相揭開，把問題赤裸裸地提出來。

、有時我們不願實事求是。或者因為但求苟安一時，覺得把事實完全弄清楚，把問題明確地提出來，『徒亂人意』；或者因為把事實真相揭開要惹出麻煩，所以寧可隱忍不發，馬馬虎虎過去算了。

有時我們覺得不值得實事求是。何苦那樣認真，數目字相差個一二位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灰白的顏色說成是雪白的也尚無大礙，大致過得去，差不了許多，也就可以了。

我們要實事求是，就必須改變這種態度，必須有勇氣、有決心、有耐性，非把事實弄得一清二白不可。是白的就要說白的，是黑的就要說黑

的，總不因愛憎而加以混淆；是一分白決不說二分白，是十分白決不說九分白，總不因好惡而加以抑揚。封建社會的教育鼓勵人對有些事寧可糊塗一點：斤斤計較，反而顯得度量太窄；不求甚解，反而表示風流瀟灑。法西斯的統治硬要人指鹿為馬，將假當真，最好隨聲附和，切莫分清皂白。我們要養成科學的思想能力，就要從養成實事求是的精神做起。這種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注意培養。

關於魯迅先生有一個小故事。一天和許多人一齊吃飯，有一盤魚肉丸子。他的小兒子海嬰一吃就說不新鮮，別人都信，因為大家吃到的恰恰都是沒有變味的。海嬰吃第二個，才咬一口，又囔囔着說不新鮮。別人仍不注意。魯迅先生把海嬰吃剩下來的夾來嘗嘗，果然是不新鮮的。魯迅先

生說：「他說不新鮮，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殺是不對的。」

這固然是小事情，但我們研究魯迅先生著作時，不要忘記了實事求是正是他的思想的基礎。雖在極小的事上，也表現了他決不人云亦云，總要把事實真象弄清楚才行。

有個將軍率領大軍在敵軍追逐下進軍，晚上到了淮河渡口，必須連夜過河。但是他得到部下的報告說，河水正漲，不能徒涉。只能用船慢慢地渡。他反覆地問他的部下，「河水真的到處都一樣深麼？」「有沒有親自偵察或試驗過呢？」「是不是找老鄉調查了，有沒有多找幾個老鄉問一問呢？」他對部下的答覆總是有點懷疑，這時想到老百姓有「淮水忽漲忽落」的說法，便決定去實地視察一下。他拿了根長竹竿，坐在小船上渡河，一

路親自用竹竿測量水的深度。他發現了，原來有些地方河水並不深，流得也不急，可以架橋，而且有些地方可以徒涉。於是他終於率領他的七萬大軍迅速地達成了過河的目的。

這也正是我們所要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在上述兩個故事中，說魚丸並未變味，說水深只能船渡，也並不是完全不顧事實而瞎說，但這只是根據了一部分的事實，卻沒有去仔細調查到有一些魚丸是不新鮮的事實，有些地方水比較淺的事實。由此可見，真正的實事求是，還不能滿足於一部分的事實，還要很謹慎，很仔細地去求得多方面的認識，全面的認識。

主觀願望與局部經驗都足以使我們只抓住了片面的事實。只從片面的

事實而不從全面的事實出發來進行思考和研究，那就還不是實事求是，還是會引起錯誤的結論上去的。

四 從經驗到理論

前面說過，如果只根據書本上的抽象理念，或只根據現成的經驗和局部的經驗來處理問題，就會違反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認為書本知識與經驗一概毫無用處。

如果以為，完全不必管書本知識和實際經驗，要解決當前的什麼問題，只該注意當前的事實，才算得是實事求是，那就錯了。我們的意思其實是要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運用書本知識，運用經驗。

現在我們先來談談如何對待經驗。

想
和
做

有些人只說空話不做事。這種人似乎是常常在動腦筋，所以常常有很多話好說，但從來不看見他認真做事情。我們管他們叫『牛皮大王』。

也有些人只做事不動腦筋。你只看見他一天到晚忙，做着他一向做慣或別人要他做的事。做事的方法也只是根據他自己的習慣或一般人的通例。到底爲什麼做這事，爲什麼要這樣做法，他都從來不想一想。

我們大家都瞧不起『牛皮大王』，但對於後一種人，我們卻常常加以讚美，說，這是『埋頭苦幹』，能夠埋頭苦幹本來是好的。但假如拚命苦幹，只是埋着頭，卻不用這『頭』來想想自己所做的事情，其實並不值得讚美。只做事而不動腦筋的人簡直是——說得不客氣一點——像牛馬一樣。

牽磨的牛成年累月地在鞭子的驅策下繞着石磨轉，牠永不會想一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能夠這樣想的只有人。人在勞動中不斷地動腦筋，想辦法，才漸漸地想出了足以減省勞力，提高效率的辦法。因為人類能夠一面做，一面想，所以人類的文化才能不斷地進步。否則今日的人類也只好像幾萬年以前的人類一樣，過着最原始的、最簡單的生活了。

自己不做，平空設想，那是「空想」；不動腦筋，埋頭苦幹，那就叫做「死做」。為什麼叫做「死做」？因為他只能刻板地照着老規矩做，不會想出新花樣、新辦法，也就不會有任何進步。

經驗是什麼呢？經驗是從接觸實際，並且在實際中做了些什麼事情而才得到的。有這方面的經驗，就表示他在這方面做過工作；有許多經驗，

就表示他做過許多事情。因此經驗自然是不應該被輕視的。我們所反對的是只做不想，累積了不少經驗而從不好好地把經驗想一下的那種傾向。

如果不曾好好地想過，我們就會雖做了很多事情，卻只積下了一大堆雜亂無章的經驗。這裏面這一個經驗和那一個經驗是互相衝突的，卻無法加以解決；這裏面有的經驗是正確的，有的經驗是錯誤的，也無法給以鑒別。只好在似乎可以用某種經驗時，就把某種經驗搬弄出來。

如果不曾好好地想過，我們往往會得以局部經驗來代替了全面的事實，從個別經驗中直接引伸出一般結論來。因為我們做一件事時，總是在一定的時間地點環境下，針對着一定的對象而做的，所得到的經驗總是帶有局部性和特殊性的。不顧到局部性和特殊性，而把這經驗絕對化和普通

化起來，那是一定會招致嚴重的錯誤的。

同樣的，如果不曾好好地想過，無條件地死抱着現成的經驗，把它套用到新的事實上來，那也會造成重大錯誤。

這種種錯誤，總括起來說，就是經驗主義的錯誤。

在經驗主義者手裏，經驗不但無益，反而有害。爲了正確運用經驗，克服經驗主義的錯誤，首先我們就要努力使做和想結合起來。無論怎樣忙法，都必須抽出點功夫來想一下，把所做過的事好好想一下，把做事的經驗認真地研究一下。

怎樣分析和研究經驗

一面做，一面想，到底想些什麼，怎樣想呢？我們要來學會怎樣分析和研究經驗。

首先我們要能夠把個別經驗擺在一般性的正確原則下面來研究。只根據個別經驗直接引導出一般原則往往會招致錯誤，但如果不把個別經驗和一般性的原則結合起來，那也還是經驗主義的錯誤。試舉一個例。俄國在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在辛亥革命前，都會有些革命者使用個人的暗殺手段，有時一次暗殺也能使統治階級發生震動，如果只根據這個經驗，就會得到暗殺可以造成革命勝利的結論。但事實上，這種影響不過一時，而有些暗殺事件簡直不能起什麼影響。在革命問題上我們有個原則，革命一定要依靠廣大人民的力量。根據這個原則，就能很好地進行分析和研究，就不至於受暗殺似乎收效的個別事實之欺，也不致對於暗殺失敗的經驗無從解釋。經驗主義者有了一大堆經驗，卻在經驗前面感到迷茫，就是因為他

們在一切事上沒有確定的原則的原故。

在經驗主義者手裏，一個個經驗是各不相關地散亂着的。正確地研究經驗就不能孤立地看一個兩個經驗。把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經驗聯結起來看，把做這一件事的經驗聯系上與此有關的其他經驗聯結起來看，才能進行周密的分析。

因為每一個經驗總是在一定的具體條件下做某一件事而得到的，所以分析經驗，最重要的就是分析這經驗所依據的各種條件。「守株待兔」這說法正是嘲笑那死守着一個在偶然的條件下取得的經驗的人。有人根據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幾次革命的經驗說，在革命過程中能與舊勢力對抗的力量，一到革命成功時，一定還是會和舊勢力妥協。過去的幾次經驗誠然表

現為這種情形，但必須知道，這種的情形是依據於當時的革命的主觀客觀條件而生成的。能夠詳細地分析那些條件，我們就能懂得，革命並不是不能夠進行得徹底的。

不懂得分析經驗所依據的具體條件的人，雖有成功的經驗也會變成無用。在城市中辦學校辦得好的人到鄉村中往往失敗，就因為他不懂得在城市中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與制度多半是與城市中的各種具體條件相聯結着的。在羣衆情緒還沒有高漲的時候，團結與組織羣衆的一套辦法，如果照樣搬在另一個時候，也會失去作用，那就是因為時間不同了，羣衆運動的主客觀條件變更了，羣衆的鬭爭情緒比前高漲了。正確地分析經驗，就能夠根據具體條件的不同而活用經驗。

能夠這樣地分析，雖是失敗的經驗也是有用。常言說得好，「失敗為成功之母。」但失敗之能成為成功之母，一定要靠對於失敗經驗的周密分析。經過分析，才能找出失敗的原因。或者因為方針根本不對，那就要改變方針；或者因為方法不好，那就要改良方法；或者因為主客觀的條件尚不具備，那就要努力去爭取這些條件的實現。由於不具備某些必要的條件，所以失敗；那麼去爭取這些條件的實現，就有成功的可能。——這是不經過分析不能知道的。如果不能進行分析，則勢必會愚蠢地重覆失敗的經驗或心灰意懶地放棄努力，失敗就永不能成為成功之母。

從經驗中

找出規律

任何事情本身都有一定的道理，要做這事情也有一定的方法。能夠知道正確的道理和適當的方法，那就是找到了這事情

的規律。正確地分析經驗，才能夠找出規律來。

就拿青年朋友在學校裏辦壁報來說罷，辦一個壁報很不容易，要自己寫稿，要拉同學寫稿，大家功課忙，即使有空也未必高興寫。集齊了稿子，抄好，張貼出來，又不見得能引起同學大眾的興趣。假如「出版」了，沒有幾個讀者，真是掃興之至。但是不要灰心，讓我們在辦了好多期的壁報後仔細來檢查一下，過去各期壁報編輯的過程，同學們的反響，也許我們就會發現，——例如這樣說——當我們提出了為當時同學們大家都密切注意的問題來徵稿，大家就比較願意寫，而也比較能受到大家的歡迎和注意。好，這點就是我們所找到的一個規律。這就成為指導我們以後辦壁報的辦法。

由分析經驗而找到規律和方法，根據這規律和方法來繼續做這事，還可以根據新的經驗再來修正充實這規律和方法。於是我們就不是盲目地幹，自然能不斷地有進步。這就叫做「總結經驗」。

也許有人說：從我們自己的經驗中縱然找得出規律來，也未必有什麼新道理，新方法，還不都是別人已經講過了的？那麼我們只要向別人打聽一下或者在書上看一下有些什麼道理和方法就行了。——這種說法固然並不是完全不對。因為我們自己的經驗究竟還不是極豐富，有些事簡直沒有經驗。我們應該向別人學習，向書本學習。但是往往我們雖已經從書本，從別人那裏學來了一些道理和方法，但自己仍不會應用，並不能根據這些道理和方法做。必須在自己實際做的中間取得了一些成功或失敗的經

驗後，加以一番分析研究，所得到的規律縱然已經聽說過，已經讀到過，但到了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真是這樣的道理，原來真是要用這樣的方法。於是鑿道理和方法才是自己所真正體會而能夠應用的。

也不能以為，只有少許的經驗就一定不能總結出什麼有意義的結論。問題還在於能否作深入的分析。如果所有的經驗雖少，但具有典型性（即能夠代表某一類事情），而又能給以深入的正確的分析，那也能總結出規律來。如果以為要懂得怎樣辦鄉村學校，必須有了無數次在鄉村中辦學校的經驗才行，那正是經驗主義者不能總結他的經驗的推諉。

經驗不夠，還可以努力去多多爭取經驗，自己的經驗不夠，還可以去參考別人的經驗，用集體方式來總結經驗。當我對鄉村教育毫無所知時，

我可找許多鄉村教師、學生家長來商談，請大家提出經驗來。我利用大家的經驗而給以分析，加以總結，我就不致於盲目地做，就能有一些規則和方法可以遵循了。

在任何一個集團中都有領導者，一個好的領導者所具有的最主要的能力，也就是總結經驗的能力。好的領導者能夠想出許多主意來，教別人跟隨他。但何以這個人一定能想出許多好辦法呢？何以別的人應該按照他的主意做呢？假如只用領導者經驗豐富的理由來解釋，是不夠的。一個好的領導者不但自己經驗豐富，而且一定要有總結經驗的最強的能力，能夠總結過去歷史的經驗和現在大家的經驗，從無數經驗中，找出規律來指引大家。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局部性的經驗做總結，難免常有所偏，不完

備，領導者能夠綜合大家的各方面的經驗，那就能夠得到比較完備，比較全面的結論。

由此可見，負領導責任的人不能只憑着天才平空想出些主意，要大家遵守；他必定要以羣衆的經驗爲基礎來領導羣衆。所以領導者要向羣衆學習，假如他不去向羣衆的經驗學習，向每一個人總結自己經驗而得到的東西學習，他就不配領導羣衆。正因爲他是總結羣衆的經驗而提出正確的理論，綜合羣衆的智慧而向羣衆提出主意，這種主意自然合於羣衆的利益，爲羣衆所願接受。他才真正能夠領導羣衆。能夠總結範圍最廣的經驗，並且總結得最好的人，從千萬人的鬭爭經驗，從整個社會歷史發展的經驗中總結出普遍性的正確規律，就能夠領導千萬人，領導整個社會去進行推動

社會歷史進步的大事業。

經過分析和總結，經驗就上升為理論。經驗本來是零亂的，繁複的。理論是條理性的，一般性的。但一切理論都是從經驗中產生的。總結人類社會在某一方面經驗，就得到了某一方面的理論。各種自然科學由總結人類對於自然界的各方面的行動經驗而產生，社會革命理論總結人類革命的經驗而得到，社會科學的各部門也都是根據人類各方面的社會活動而形成的。人類能夠總結實際經驗而得到理論，又在理論指導下推進實際活動，再根據新的經驗修正和充實已有的理論，人類的活動才能不斷有進步，理論也不斷地提高了。

也許有人說：『我經驗是有一點，也想過了，但想來想去，還是想不

出什麼道理來。」要知道，總結經驗，發現規律，這種能力也是需要逐漸培養訓練起來的，並不是一學就會的。我們先來試試總結已有的一些經驗，找出規律和方法，再拿到實際行動中去試驗，如其證明這還不對，就重新想過，另作總結。這樣慢慢地做去，自然能使我們的總結經驗的能力提高，也就是使我們的思想力加強；這樣我們才不致成爲經驗主義者，經驗就不會是阻礙我們的思想的障礙物，而能夠對我們有用處。

五 書本知識和實際

迷信經驗而成爲經驗主義者，就不能正確地利用經驗。迷信書本知識而成爲教條主義者，就不能真正得書之用。『開卷有益』這說法對於能夠正確地運用書本知識的人是說得通的，否則，雖讀破萬卷書還只是個書獃子。

書有各種各樣的性質和內容。此地所說的書本知識是偏重於書中所宜說的原則性和理論性的知識。這本來是書本知識的主要方面。從前人說，『讀書所以明理，』這話是不错的。

對於書本知識，我們要有思索的頭腦和批判的眼光。不僅對於錯誤的書要如此，對正確的書也該如此。

有了批判的眼光，甚至有些說謊的書也值得讀。看它爲什麼要說謊，看它怎樣有系統地編造謊話，歪曲事實，製造「理論」，可以使我們更有鑑別謊話的能力。另外還有一種書，雖然是錯誤，但仍是表現着人類追求真理的努力。因爲還沒有能全部揭露真理，所以成爲錯誤。這種錯誤中仍包含着片面的、不完全的真理。我們用批判的眼光來讀這樣的書，就能夠開除它的錯誤，看出它的正確的一方面，並且從這裏更能看出人類怎樣一步步向前探索真理，而加深我們對真理的把握。但如果不能用批判的態度來讀，讀了說謊和錯誤的書，固然是有害無益，甚至就是讀了內容正

確，包含真理的書，也未必能得到益處。

書是人類思想的紀錄。人類生活的全部經驗，人類追求真理的努力過程，全都留下痕跡在書中間。正確的書本知識就是正確地總結了人類各方面經驗而取得的理論。輕視書是不對的。學習書本知識來豐富我們的思想能力並不違反「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但我們必須學會如何正確地運用書本知識，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運用書本知識。

學
與
思

思

前面說過，每個人都可以由分析和總結經驗而找到若干理論性的結論。但是因為一則個人所可能接觸到的經驗範圍究竟有限度，再則個人的分析和總結經驗的能力也往往還不充分，因此就有必要參考別人的，全社會的經驗的總結，也有必要把個別經驗擺在一定原則

下面來進行研究。既然書本知識中包含着社會性的、歷史性的經驗的總結和由這樣的總結而產生的原則性的正確理論，因此書本知識對於我們就是必要的。

例如我們隨時隨地接觸到許多使我們不平的社會現象，表現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的各種事實。這是我們的經驗。但究竟爲什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如何改革這種制度，光憑我們的生活經驗還不能作圓滿而正確的結論。於是我們不能不讀書。書使我們懂得了人類社會的歷史，理解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的結構，從而使我們明白了眼前一切不平現象產生的根源，我們就不致光是憤慨一下就了事，而能懂得用什麼有效的努力來促成社會的改革進步。

由書本中學習理論和自己來總結經驗而取得理論，這兩方面並不是互相衝突，而是互相配合的。我們學習書本知識，正是學習社會性歷史性的經驗總結來使我們自己總結經驗時有可以依據的原則；並且學習書本中總結經驗而產生理論的方法和過程，以此來做我們自己總結經驗時的參考。如果個人的經驗還不免於浮淺的、片面的，就可以靠書本知識來充實和補充；在個人經驗中有些方面的現象如果是被忽略了，書本知識可以喚起我們的注意；從個人的經驗總結中如果引導出了錯誤的結論，也可以靠書本知識來引起反省而加以糾正。

但反過來，我們也可以用自已的經驗來糾正補充和發展書本中讀到的東西。錯誤的書中所宣說的有些道理，由個人經驗的總結也能給以批判。

正確的書本知識也有待於我們來加以補充和發展，才能適當地運用到我們所要處理與解決的實際問題上去。

要能做到這一切，必有賴於我們在讀書時有思考與批判的能力。

孔夫子說過一句話是：『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句話倒是說得很好的。假如把所謂『學』當做向書本學習的意思，那麼只『學』而不『思』，就成了死證書，既不能分辨書中知識的正誤，也不能把書中知識運用到實際經驗中來。反之，只『思』而不『學』，如果不是空想，也只能是根據個人的經驗來想，難免想得不周到，想得錯誤，想不通。現在固然不會有人像在私塾中那樣只把書的字句全部背熟，不問它的內容，但我們確可以看到，有不少人對於書仍只是『記得』，而不是『想通』。

他們或者只是記得書中的「一二」警句，或者只是記得書中某幾個結論，卻並沒有想通書中的思想內容。一本書的全部內容也許只是爲了說明一個結論，但並不因此而我們讀這本書的目的只是爲了記得這一個結論。帝國主義論這本世界名著的結論很簡單，可以用幾句話說完，那就是帝國主義的五個主要特徵，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等等。但重要的不只是這幾句話，假如只記得這幾句話卻不知道爲什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等等，還是等於沒有讀這一本書。一本書的靈魂其實並不在它的結論上，而在它如何達到這個結論的全部論理過程上。

就拿帝國主義論這一本書來說吧。這雖是一本篇幅很小的書，但它是列舉了豐富的資料，給以科學的整理與分析而才得到那些結論的，這就是

說，它是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帝國主義各國與全世界經濟生活的「經驗」作了一個科學的總結，正因為這結論建立在無人能否認的事實和嚴格的科學分析的基礎之上，所以成爲顛撲不破的真理。我們讀這本書時，就必須注意研究，作者是怎樣地提出他的材料，怎樣地進行他的分析而達到他的結論。帝國主義論作者的一個偉大的「學生」曾經特別指出表現於他的演說中的「那種不可克服的邏輯力量」：「這演詞雖然是較爲乾燥的，但是着實地抓住聽衆，一步一步地感動聽衆，然後就把聽衆俘虜得所謂淨淨光。他演說中的邏輯，簡直是一種萬能的觸角，好像是用螫子從各方面把你鉗住，使你無法逃出；不是俯首投降，就要完全失敗。」這種邏輯力量在他的著作中也同樣表現着。

正確的理论書中一定能讓我們讀到從實際材料中，從經驗中總結出理論來的方法與過程，但如果我們讀書時不去認真地思考書中的全部理論過程，我們就讀不到這些。

更進一步，要能靈活地運用書本知識，更不是一學而不思的人所能做到的。

反對教條主義

書本中包含着原則性的理論。所謂靈活地運用書本知識，就是靈活地運用原則性的理論。

叫做原則的東西一定不是只適用於某一件具體的事情上，而是貫串在某一類的許多事情中的；叫做理論的東西一定是從實際中產生的，然而又並不即等於實際。實際上存在着的是一樁樁、一件件的具體事物和具體現

象，儘管屬於同一類，但也仍是各具有不同的特色，表現為千變萬化的形態。原則和理論正是研究了這些具體的事物和現象，把其中本質的主導的因素從許多次要的、偶然的、個別的因素中提取出來而加以指明。我們對於事物和現象，能夠上升到理論的認識，那就表示我們對於事物和現象不是浮面的混亂的認識，而是有了深刻的本質的認識。但同時我們又不可不知道，原則總是比許多具體事物單純，實際現象也總是比理論更加複雜。如果以為原則與理論已經把有關的具體實際中的全部內容都包羅淨盡，那又錯了。

例如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這是一個理論認識。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現象無不包含着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因此為了認識中國，

這理論是必要的。然而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表現形態在每一社會現象中又是千差萬別、複雜變化的，中國社會性質的理論決不能把這一切具體形態都已包含在內。

如果輕視理論，不懂得理論雖比實際單純，然而深刻地說明了實際，為認識實際所必需，那就會走到經驗主義的傾向。反之，如果無視實際的複雜性，不懂得理論雖是深刻地說明了實際，然而遠不如實際那樣豐富，那又會走到教條主義的傾向。

教條主義者對待書本知識的態度，首先就表現為死記結論，卻不去了理論產生的過程。他們把接受書本中的「正確的理論結論」來代替了自己腦中的思想活動。他們既不真正懂得理論，也就不能好好地運用理論

來解決實際問題。他們只是簡單地把原則性的理論套用到每一具體現象、具體問題上去，從來不能在理論指導下自己去分析所面對的現象，研究所要解決的問題。

試想，如果面對着中國社會中每一社會現象與問題，只能處處搬弄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一般解釋，總是達到同一結論：只要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問題就能解決，那豈不是等於什麼也沒有說麼？

教條主義者腦子裏裝滿了抽象的定義和一般的指示。在他們處理問題，對待工作時只是把抽象的定義引申一下，把一般指示呆板地執行。

「我們討論問題應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

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這段話說的是研究文藝問題，對一切其他問題也應該是如此。這自然不是說，抽象定義完全無意義。正確地說明文學與藝術的一般理論對於解決當前的文藝問題是不可缺少的知識，然而那只是在我們從客觀事實出發進行研究時給我們以導引，而絕不能企圖從抽象定義出發來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

從事工作時也是如此。一般性的正確指示當然是應該遵守的，然而如果只能把一般指示照樣做了，却完全不去調查研究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靈活地運用一般指示，那就是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在工作上的表現。

所謂書獃子，就是常常說些無用的廢話的人。他從書本上得到許多知識，以為真理已經在自己手裏了。他反來覆去只是照本宣科，談些書本上的話，卻並不能以書本的知識來幫助解決實際的問題。——所以他說的話聽起來縱使好像很正確，但不過是些廢話。正確的話本來不是廢話，真理本來是有用的。只因爲人們從書本上學來了包含真理的正確語句，『光說不練』，只管背誦，不顧它的內容，只是複述一般的原理，不顧具體的實際，結果就使得真理好像成了無用的廢物。

在應該對實際問題提出具體解決辦法的時候，只能反覆說些一般原理的廢話，教條主義必然會陷入這樣的無能狀態。例如說，『從革命的實踐中產生革命的理論，而革命理論能指導革命的實踐』，這是解決理論與實

踐問題的基本原則。但僅僅從這原則出發，我們永不能知道，在什麼情形下應該大胆地發動新的革命鬥爭來創造新的理論；又在什麼情形下必須把理論看做頭等重要的事，如同做什麼？一書中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當醉心於最狹隘的實際活動，偏向與機會主義的時髦宣傳打成一片的時候，是必須始終竭力堅持這種思想的。」很明白的，必須在理論與實踐相互關係的正確原則的把握之下，進行當時革命運動情況的具體分析，才能看出當時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在那一面。而教條主義者是永不懂得這樣做的。

如果教條主義者是只是使真理成爲無用，倒還罷了。但其實不只是無用，而且會招致有害的結果。一個只知道背誦醫學教科書中的文句卻不去

認真察看病情的人是會把人醫死掉的。

理論和實
際的結合

一個在戰略問題上的權威理論家在說明如何研究戰爭的方法時，首先指出：

「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解決的問題。

「革命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環境裏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

般的戰爭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規律，還要研究更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研究戰爭時應該如此，研究其他問題時也該如此。在這樣的研究方法中的基本精神，就是把一般理論和具體實際（具體實踐）相結合起來。

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並不是獨立於一般的戰爭規律和一般的革命戰爭規律之外的，研究一般的規律是必要的，但是特殊規律既不能拿一般的規律來代替，也不能直接由一般的規律中引申出來。在一般規律的範圍內，具體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經驗，認識其特殊規律更是必要的。在中國革命戰爭中，又有這一個時期和那一個時期的不同，這一個地區和那一個地區的不同，對於因時期和地區的不同而產生的特殊情況而言，所謂中國

革命戰爭的規律又是一般性的規律了。也仍舊是這樣，要在這一般性的規律指導下研究當時當地的情況，分析當時當地的經驗而得到更具體的適用於當時當地的規律。

我們關於經驗問題和關於書本知識問題的討論總結起來，也無非就是討論怎樣把理論和實際（實踐）相結合的問題。一方面，要在原則性的理論指導下總結實際經驗，使經驗條理化，理論化；一方面要把書本知識融化到具體實際中去，使之能夠解決實際問題。

有許多人有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但總不知道如何去分析和總結經驗，總是只能累積經驗而不能把零亂的經驗提高到理論的認識。——對於這樣的人，最重要的事就該是去學習原則性的理論，學習書本知識（自然決不

能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學習)。

有許多人讀過不少書，懂得一些原則性的理論，但總苦於不知道這些理論有什麼用處，怎樣運用。他們之所以感到這樣的困難，多半都由於缺少實際的經驗，以致學習只限於書本上而流於教條主義的傾向。——對於這樣的人，最重要的事就該是走到實際生活中去，一方面要爭取使自己的實踐經驗豐富起來，一方面要努力多關心實際，多練習去作關於實際問題的分析，實際經驗的研究（那怕自己所有的經驗還極少）、

書本知識和實際經驗的結合，理論和實踐的結合，這就是我們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思想方法的基本精神。不能這樣做，我們的思想活動就會或被經驗主義所扼死，或被教條主義所絕滅。

六 全面和局部

在討論「實事求是」時，我們曾說：只從片面的、局部的事實出發而不從全面的事實出發來進行思考和研究，仍不是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的原則要求我們的思想以客觀的認識為基礎。客觀的認識和全面的認識是互相聯結着不可分的。錯誤的思想的來源多半由於用主觀的與片面的方法看事情，看問題。正確的思想一定要用客觀的全面的科學方法看事情，看問題。

瞎子摸象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幾個瞎子去摸象，摸到象腿的瞎子

什麼叫
做全面的
認識

說，象的模樣像是個樹樁。摸到身體的以爲象像是一塊牆。摸到鼻子的卻又以爲象其實是彎彎的一個大鉤子。

從這故事中可以得到一個教訓：我們要了解一件事物，必須從這事物的各方面來看牠，不能僅僅根據某一個局部就下結論。也就是說：當我們面對着比較複雜的事物，只看到片面和局部，便匆促下結論，一定造成錯誤的認識。

有的外國人跑到中國，看到了溺嬰、拐賣人口、販賣鴉片等等現象，就以爲中國還是極端落後的野蠻國家。有的中國人卻又舉出中國歷史如何悠久，文化生活如何優美，把中國說成是最文明不過的國家。也曾有社會科學家只根據上海和其他幾個大都市中工廠林立的情形，就想證明中國已

經是發展到資本主義的國家。有過些研究中國社會性質的人，引出了海關的統計數字，說明進出口的帆船數字逐年減少，而輪船逐年增加，他以為憑這點就可證明中國社會已經進入資本主義。——諸如此類的議論都無非是瞎子摸象，在龐大的中國身上摸到了什麼，便以為中國就是什麼。

有時我們研究的目的是要弄清楚某一局部性的東西，例如，生理學家研究人體中的心臟。社會學者研究中國人的婚姻制度。做這樣的研究時，決不能忘記，心臟只是人體的有機構成中的一部分，婚姻制度也只是整個社會制度的有機構成中的一部分。所謂有機構成是說若干部分密切不可分地構成一整體，其中每一部分的存在都有賴於其他部分的存在。離開了人體中的其他部分，心臟的性質和作用是不可理解的。離開了經濟制度、家

族制度等等，婚姻制度也是不可理解的。因此要認識一個事物，就必須把它和其它與之有關聯的事物相聯系着來認識。

由此可見，全面性的認識包含着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是，所研究的對象如果包含着各個部分、各個方面，以及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着各個階段，那麼，這各部分、各方面、各階段的總和始成爲一全面或一全局，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一階段只是一片面或一局部。我們對於它的研究就一定要照顧全局，而不能只抽出其中的一局部加以誇大來代替了全局的認識。

雖是最簡單的事物也會包含着各個方面。我的孩子拿着他所看的畫報和另一本開本較小而很厚的書比較，說「我的是大書，你的是小書」，他

這時是只顧到面積大小的一方面，沒有顧及厚薄的一方面。當然對於愈是複雜的對象就愈不易於照顧全局，就愈要防止片面的、局部的認識。帝國主義論的著者在其法文版序言中說：

「能證明戰爭（指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引者）底真實社會本質，或正確地說，真實階級本質的，不是戰爭底外交歷史，而是對於一切交戰國裏統治階級所處客觀地位的分析。爲要說明這種客觀地位，我們就不應引用單個例子與單個材料（在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的情形下，隨時都可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與單個事實來證實任何一種意見的），而一定要引用所有關於一切交戰國和全世界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的總和。」（注意點爲原文所有）

在這段引文中加着注意點的字眼正是強調地說明了客觀的和全面的認識的重要，也說明了真正客觀的認識一定要是全面的認識。

主觀主義者說明事物時，爲了要掩飾其主觀的成分，往往也能提出一點事實做根據。但所提出的事實卻只是從全局中割裂出來的一單個例子與單個事實。原來對於比較複雜的社會現象，要找出單個例子和單個事實來證明任何意見都是可能的。然而只要一和根據全面事實的總和的全局認識一比較，就立刻顯出主觀主義者誇大局部的錯誤。

全局與局部是相對而言的。中國政治對於世界政治而言，是一局部，而中國政治本身又自成一全局。人體生理過程本身是一全局，但人的生命發展在整個生物發展歷史中又是一局部。我們所研究的任何對象，它的內

部縱然包含複雜方面，構成一全局，但在它外面，總還是和其他事物保持着複雜的關聯。

因此，全面性的認識又包含着第二層的意思，那就是說，對於所研究的對象，不但要全面地照顧其內部所包含着的各局部，而且要照顧到它和它周圍其他事物之間的各種關聯，以至照顧到它和它的過去、它的將來之間的各種關聯。

一件事物的存在和其他許多事物深持着一定的有機關聯，這種種關聯對於這事物就成爲它存在的條件。條件不同，這事物存在的意義與作用以至性質和內容都可能變易。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同樣是在戰場上人殺人，但有正義的戰爭，有非正義的戰爭，不把人殺人這一事和其他許多

事聯系起來看，我們就會成爲無原則的人道主義者。

一件事物既可以與其他多數事物保持着千頭萬緒的有機關聯，則每一關聯也還只是一片面。所有的關聯的總和才成爲全面。要研究社會意識形態，就要注意它和社會經濟結構的關聯，也要注意它和政治形態的關聯。如果只注意到經濟方面，處處直接用經濟形態來解釋意識形態，那也還是會形成片面認識。

爲什麼還要照顧一事物的過去與將來呢？前面已說到，所研究的對象如果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各階段，則每一階段只是一局部（對於其全部發展過程而言）。一階段的認識當然不能代替全發展過程的認識，那是很明白的。但這所謂一階段與全發展過程也是相對意義上說的。資本主義社會

發展中包含着自由競爭時期、獨佔壟斷時期等各階段，而資本主義社會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又是一個階段。因此我們認識任何一個事物，都須看到它的歷史過程，看到它和它的過去、它的將來之間的關聯。研究蠶，不能不聯系到在牠以前的蛹，在牠以後的蛾。研究資本主義，不能不聯系到在它以前的封建社會，在它以後的社會主義。

綜合這兩層意思，可以說明了什麼叫做全面的認識。但只這樣的說明還是不夠的。

各局部間
的聯繫
系和區分

既然一個比較複雜的對象中一定包含着許多的，甚至無數的局部（既有各部分、各方面、各局部，又有和其他事物的各種聯系），那麼就必須進一步問：是否必須把所有的局部都充分認清了以

後才能認清全局呢？是否把一個個局部都認清即等於認清全局呢？

下列兩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照顧全局並不等於平等地照顧所有的各局部。如果在任何情況下必須把所有的局部都認得清清楚楚，然後才能對全局有所判斷，那就反而會使我們永遠不敢說關於全局的話。通常被人引用的樹木與森林的比喻是很恰當的，只見個別的樹木而不見森林固然是以局部認識代替全面認識的錯誤，但如果以為必須把每一棵樹木都仔細數過研究過，才能知道森林，那也還是經驗主義的做法。因為一則不可能數清大森林中每一棵樹木，再則知道了每一棵樹木也並不等於知道了作為整體的大森林。人們在處理問題時，只顧一面，以偏蓋全，固然是錯誤；但是面面都想照顧，反

而面面不到 也是易犯的毛病。

第二，各個局部之所以能合成一個全局，一定是因為各局部之間有密切的相互關聯。有機性的關聯。如果硬把不相關的若干東西湊在一起，並不就是一個全局。正因此，把全局拆散成各局部，分別地一一認清，結果並不等於認識全局。數清所有的每一棵樹木，仍不知道整體的大森林，就是這原故。所以最要緊的是看出各局部間的聯系；各部分、各方面之相互聯系，各階段之間的聯系，它與其他各事物的各種聯系之間的相互聯系。以前我們引用過一個軍事學家的話：「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與必要的偵察并對各種偵察材料作聯貫起來的思索」。「周到」是爲了求全面，「必要」是說不要把并無有機關聯的材料，攙雜進來。『作聯貫起

來的思索——是說把各個局部性的材料在其相互關聯中來研究，因為全局是建立在各局部的相互關聯之上，於是山相互關聯之中就可以讓我們分別各局部的輕重緩急主從。照顧全局不是平等地照顧每一局部也即因這原故

這就是說，既要能看出各局部之間的聯系，又要能區分在全局中各局部地位與作用。經過區分，就能看出構成一全局的各個局部，有的是重要的，有的是比較不重要的，有的是帶有決定性的必然的因素，有的只是偶然的非必要的因素——對於那在全局中最重要，最有決定性的，一種或數種因素，可以特稱之為全局性的東西。

全局中各局部、各因素之間的相互關聯往往也是很複雜的，有這樣的關聯，也有那樣的關聯。我們也要比較各種關聯，看出何者是最決定性的。

例如存在與意識之間的關聯既表現為存在決定意識，又表現為意識反作用於存在。在一般的情形下，存在決定意識是主要的，決定性的一方面，不能把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提到第一位上來。說明一全局的基本規律一定是反映着它內部的決定性的主要關聯，而不能提出其他的關聯來充數。

全局性的東西雖不等於全局，因為除它之外，全局中還有其他因素，其他局部；但全局性的東西在全局中是最具有支配作用的，是足以影響其他各局部的。與全局性的東西相對稱的是局部性的東西。全局性的東西如果是能改變的，它一有改變，全局就會發生改變；局部性的東西，則不致影響全局。有人以下棋來比喻戰爭說：「一着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着，而不是某種帶局部性的，即

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着。……戰爭歷史中有在連戰皆捷之後吃了一個敗仗以至全功盡棄的、有在吃了許多敗仗之後打了一個勝仗因而開展了新局面的。這裏說的「連戰皆捷」與「許多敗仗」都是局部性的，對於全局不起決定作用的東西。這裏說的「一個敗仗」與「一個勝仗」就都是決定性的東西了。下棋如此，打仗如此，研究任何問題做任何事情時也都要注意到這種情形。

不懂得全局中各局部之間的相互關聯與區分，就不能發現那最有決定意義的全局性的東西，結果就會在羅列了所有的局部後仍茫然於全局，或者以并不具有決定性的局部性的東西來代替全局性的東西。

作虛偽宣傳的人常利用「舉一反三」的心理。例如從前希特勒的宣傳

者喜歡加以描寫，希特勒如何愛好小動物，雖一狗一鳥，也珍護萬分，中國人向來在恭維一個大人物時，總要說他如何孝敬母親等等，凡此宣傳都是想使人就此一點而以爲這真是個慈祥和善的好人。殊不知這個人儘管愛護小動物，孝敬母親是真的，但他仍可以是個虐待人民，殺人不眨眼的魔鬼。與他的大罪行相聯系看，一點小恩小惠不但是善良的表現，而且更令人感到他虛偽可恨。在希特勒這樣的法西斯統治者身上，他的反動的政行行動才是決定性的東西，誇大片面的主觀主義者所誇大的往往是非決定性的枝節。

庸俗的歷史學家常常在分析一個歷史現象時列舉了許多的因素，而看不出它們的相互關係，不區分它們的輕重主從。例如有人指出促成太平天

國革命運動的諸因素是：一、地主商人富戶兼併土地；二、人口繁殖，急激增加；三、出超日多，金融外溢；四、水旱災荒頻年發生；五、滿族的高壓政策與漢族的反抗運動；六、官吏貪污盤剝人民；七、清政府的軍備廢弛；八、鴉片戰役的失敗造成民衆憤懣；這八點中顯然有的是基本性的，有的只是副次性的；有的是主導性的，有的只是補助性的。只是平面的列舉這八點而不再加以進一步的分析，就并不能使人對太平天國運動之所以發生的原故得到明確的認識。

「甲乙丙丁，開中藥舖」之所以是要不得的思想方法，就因為他雖然分析出各種因素，但既不知道它們間的相互關聯，也不能區分出輕重主從來。

怎樣把握
全局性的
東西呢？

既然要照顧全局，就要能把握全局性的東西，那麼怎樣才能正確地把握全局性的東西呢？

前面說過，不能因為要照顧全局就平等地對待一切局部。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以為只要抓到全局性的東西，其他一切都不必管。事實上，全局是由許多局部所構成，全局性的東西是在各局部的相互關聯中才能顯現。如果我們對於各個局部都完全沒有知識，也就不能發現全局性的東西，不可能掌握全局。

由此更可以看出，要了解某一問題，必須耐煩而仔細地搜集有關的各種材料，那怕這些材料開始落到我們的手裏時都是零亂的一枝一節。我們必須認真地、勤懇地加以排比整理，分析研究，互相關聯起來，然後才能

找到其中具有決定性的主要因素和基本規律，而使全局的輪廓在我們面前顯露出來。問題的合理解決也就由此而達到。有人說：『天才』只要『慧眼一瞥』，就能洞見核心，而對全局瞭如指掌，那只是胡說；如果有天才，天才與常人的不同就在於他運用科學的思想方法特別高明、特別熟練，因而他能迅速敏捷地通過對現實材料的分析研究的過程而堅定準確地作出全面的判斷來。

還須知道，全局性的東西是在全局中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但一說重要，說有決定意義，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況去規定，必須按照具體情況去規定。這也正因為全局性的東西是在具體的相互關聯中顯現出來的原故。例如要辦好一個學校，自然就有無數方面的事務和問題

要處理和解決，在一般情況下，教育方針的規定是最主要的。但是在有的情況下，必須以選取能幹合適的教員為中心問題，在有的情況下，必須以創造使多數學生能入學的條件為主要關鍵（鄉村小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還可能有更特殊的情況，例如在瘟疫流行的時候，也許不能不以全部注意力擺到衛生工作上。呆板地一成不變，是不能很好地處理問題，佈置工作的。

根據以前所說，我們又可知道，對局部的研究要有對全局的認識做指導。懂得全局性的東西才真正能懂得局部性的東西。例如懂得了全世界反帝革命鬥爭的規律才真正能懂得中國的民族鬥爭；懂得了中國民族覺醒與進步的方針，我們才能把我們所從事着的某一部分的工作做得好。但是同

時我們也決不要輕視對局部性的東西的深入研究。全局與局部既總是相對而言的，我們所處理的對象對於更大的範圍而言，總是一局部。如果永遠是輕視這局部，追求更大的全局，那就是好高騖遠，也會成為脫離實際。

許多情形下，我們常可以並且必需由深入研究局部而去搞通全局。全局性的規律、法則是「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想得到的。不用心思去想，就不會懂得。但這全局是由局部構成的，有局部經驗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夠明白那些更高級的東西」。這樣來做，既是防止了好高騖遠、脫離實際的傾向，也防止了局限於局部經驗中不能提高的傾向。這所謂「有局部經驗的人要用心去想一想」，也就是以前所說在原則指導下分析研究和總結這局部經驗的意思。從經驗上升到理論也包含着從局部到

料的研究而上昇到全局性規律的認識的意思。

我們有了在一個鄉村中生活與工作的經驗，經過深入研究，就能夠使我們對中國農村的整個規律把握得更好。同樣的，我們把中國封建時代的某一個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例如：朱元璋、張居正）或一個歷史事件（例如：明末農民戰爭，王安石的「新政」）作了深入的研究，也能夠加深我們對於中國封建時代歷史中的某些基本規律的了解。如果不去深入研究任何一個具體的歷史現象，總是企圖直接了當地研究和把握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規律，也會使我們對這些規律的認識永遠只是架空的概念。

但是這樣做，必須有二條件：一、必須是在一般性的全局性的基礎知識的指導之下，去深入研究一局部，然後才能通過局部的深入研究而對全局

性的規律更了解得透澈；二、必須這一局部的經驗在全局中有相當的代表性。在同一類的許多事物中具有最普遍的代表性的，我們稱之為典型。在作社會調查時常用抽取典型的調查方法。如果典型找得不適當，研究結果就不易於上昇到全局性的規律。例如在上海附近的一個鄉村作調查，最多只能代表靠近大城市的中國農村情形，以此代表全國農村就會犯大錯誤。這是認真做社會調查的人都知道的。

總之，完全離開局部，就不可能掌握全局。誇大片面知識，以代替全局性的規律，固然是錯誤的；而用正確方法深入研究局部典型，來把握全局性的規律，卻是可以採取而且常常是必需採取的方法。

以上所說，可以概括成一句話：照顧全局，把握中心。通常每每用鏈

連與環

與環的關係來表示。總是由相互連貫的許多環組成的，我們

表與領

應當能「在每個一定時機內找到事變過程鏈條上的一個特別環

節，一抓住這個環節，便能擇住整個鏈條而準備好達到（全局的）成功所必要的條件。問題是從面前的許多任務中間挑出一個當前任務，解決這個任務是當時工作的中心點。實行這個任務，就能保證順利解決其他一切當前任務。」這所謂「一個特別環節」「一個當前任務」自然就是在當時的條件下的帶有全局性的東西。

處理一切問題時，要能提綱挈領，也是同樣的意思。「振衣必先其領」是說，提起了一件衣服的領子，就能很好地處理這件衣服。如果先把袖子，把下擺提起來，這件衣的條理就被搞亂了。研究問題，處理事件時，

如果愈複雜，就愈難找到它的『領』，但也愈有其必要。不能這樣做的人，被稱為『不得要領』。

在實踐工作上，這點尤其顯得重要。擔任領導任務，領導着一個全面性的工作的人更善於把握中心環節，能『得要領』不可。經驗主義的領導方法、工作方法，是事無大小，一概平等待遇，整天忙得不得了，卻永不能把工作整理出一個頭緒來。為克服這毛病，就必須不要讓自己為工作支配，而能支配工作，也就要在做工作時同時想工作；以求隨時能看出、在當時情況下必須用最大氣力去對付的是那一件事、幸好這件事雖不能一切都迎刃而解，但也能事半功倍。

七 這一面和那一面

相	相
成	反

——全局中包含着各局部、各方面，它們以各種聯系方式而結合起來，聯系方式有種種不同，最值得注意和重視的是一種可以叫做「相反相成」的關係。對於比較複雜的對象，進行分析，直達其核心，所能發現的最本質的因素也總不是單純的，而是兩面的，——這一面和那一面保持着「相反相成」的關係。這也就是事物和現象中的內在的矛盾關係。

怎樣叫做相反相成的關係？——我們試根據一個有名的軍事學家的研

究，以戰爭的目的問題的分析為例。這裏所分析的戰爭的目的不是說戰爭的政治目的，而是指戰場上兩軍相殺的目的。兩軍相殺的目的表現得很複雜，或為防衛侵略，或為爭城奪地，或為爭取有生力量的消長，但深入地分析下去，從基本上說來，可以看出：「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一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消滅敵人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消滅其肉體。」——何以見得呢？「古代戰爭，用矛用盾，矛是進攻的，爲了消滅敵人；盾是防禦的，爲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還是這二者的繼續。毒炸機、機關槍、遠射程砲、毒氣、是矛的發展；防空掩護部、鋼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發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結合爲一的有力武器。進攻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但防禦也是不能廢的，進

攻是直接爲了消滅敵人，同時也爲了保存自己，因爲如不消滅敵人，則自己將被消滅。防禦是直接爲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時也是輔助進攻或準備進入進攻的一種手段。而且一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的目的，這就是戰爭的本質，成爲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射擊原則的「隱蔽身體，發揚火力」是什麼意思呢？前者爲了保存自己，後者爲了消滅敵人。因爲前者，於是利用地形地物，採取躍進運動，疏開隊形，種種方法都發生了。因爲後者，於是掃清射界，組織火網，種種方法也發生了。戰術上的突擊隊，預制隊，預備隊，第一種爲了消滅敵人，第二種爲了保存自

己，第三種準備依情況使用於兩個目的……或者增援突擊隊，或者作為追擊隊，都是為了消滅敵人；或者增援箝制隊，或者作為掩護隊，都是為了保存自己。照這樣，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原則，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行動，一點也離不開戰爭的目的，它普及於戰爭的全體，貫澈於戰爭的始終。

根據如上的分析說明，可以看出，貫通於軍事行動的一切表現形態中，基本上都埋伏着這兩個「相反相成」的因素。既要保存自己，又要消滅敵人，這兩方面有着相反的性質，是互相限制，互相對立的，為了消滅敵人，就難免不能充分顧到保存自己，為了保存自己，又難免不能充分做到消滅敵人。然而如果在戰爭中去開一面，只顧一面，行不行呢？絕對不

行：只顧到保存自己，根本談不到打仗，而且勢必終被敵人消滅，保存不了自己。只顧到消滅敵人，設法一切爲了保存自己而有的戰鬥技術和戰役戰略的佈置，結果也會在未消滅敵人以前先被敵人消滅了。『赤膊上陣』之所以不足取，就因他全不顧到『保存自己』這一面。因此這相反的兩面又是相互補充，相互保存的，是相反面又是『相成』的。

所謂『照顧全面』，從基本意義上說，乃是要能做到照顧到相反相成的兩面。偏執一面，卽致錯誤。

政治制度上有民主與集中的問題，在文化上有普及與提高的問題，爲了把握原則，就有嚴肅性與靈活性的問題，爲了領導羣衆，就有向羣衆學習而又教育羣衆的問題。在這裏面都表現着相反相成的關係。如果以爲

要民主就絕對民主，要集中就絕對集中；要談普及就儘量壓低一般文化水平，要談提高，就不必顧到一般文化水平還低的事實；要講嚴肅性，就成爲機械地遵奉原則，要講靈活性，就可以無原則地隨機應變；要向羣衆學習，就要一切按照羣衆說怎樣就怎樣，要講教育羣衆，就不管羣衆自己到底要些什麼；……這都不是全面地解決問題，是機械論的、形式邏輯的片面方法，就都不能好好地把問題解決。

有很多人承認全面照顧的原則，但在遇到相反相成的因素時卻不敢和不能照顧這一面，又照顧那一面。他們不懂得，把握相反相成的因素是照顧全面的精義。

相互鬥爭
中的
本質方面

相反相成的因素又不僅是表現為既相互對立，相互限制而又相互補充，相互依存的關係，並且在發展過程中它們又是相互克服、相互鬥爭的。這就是說，雖然它們是『相成』，但究竟是『相反』的，所以並不可能和平共處。

戰爭在本質上雖然總是包含着消滅敵人與保存自己這兩面，但是這兩面並不是平衡地表現着的。一般地說來，『消滅敵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為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但在戰爭發展過程的特殊情形下（例如在敵人優勢過多，如以進攻為主，將被消滅的情形下），就只能以防禦為主。然而有效的防禦仍不能不照顧到消滅敵人的那一面，應該是攻勢防禦而不該是單純防禦就是這個道理。

由此可見，正如同全面照顧中要把握中心環節一樣，要掌握相反相成的兩面也要能看出在當時的情況下佔主導地位的是那一方面。上舉民主與集中，普及與提高等等問題，也都是常常需要我們來就其相互結合中，看出主導的一面來的。但究竟那一面為主，又要以當時的各種具體條件來定，不能一概而論。

但把握主導的一面，並不是說，可以把另一面完全忘記了。這點是最易招致思想的片面性的：當我們強調了這一面時，縱然這一面確是應該強調的主導面，但如果不能給另一面以適當的地位，那就仍是一種片面的錯誤結論。在工作條件順利的時候，我們往往忽略了有些需要克服的困難，這些困難雖然是局部的，但因為被忽略了，却潛生暗長地擴大起來，甚至

弄到蓋過了順利條件。相反的，在各種條件十分艱難時，我們又往往忽略了某些開展工作的可能。這些情形就表示我們到底不能全面地研究情況，把握全局。

在抗日戰爭時期，人們曾提出岳飛、文天祥這樣的歷史人物來表現中國民族的抵抗異族侵略的精神，這是不錯的，強調表現在這些人物身上這積極的一面曾經是必要的。然而在作着這樣的強調時，人們常常忽略了另一面，這些歷史人物究竟是封建地主階級中出來的英雄，他們的忠於一姓爲地主階級服務的思想與其反對異族統治的民族思想是結合在一起的，他們在實際上不信任人民大眾的壓迫階級立場與其能夠鼓發當時人民大眾的民族戰爭的立場也是互相結合着的。不能看出這互相結合着的對立因素，

就不能對這些人物作出全面的正確的評價。反之，如果我們現在來重新估價這些歷史人物，又只強調他們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者的立場與思想，而忘記了他們當時在勇敢不屈地對異族作戰的表現上仍有着歷史的進步性和某種程度的人民性，那麼我們的看法也還有片面的毛病。

不僅對歷史人物的估價常應該如此，一般說來對人對事都須抱這種態度。人們常以採取「公平」的態度為要求，正確地說來，公平一定建在客觀的、全面的認識上，應該對積極的方面與消極的方面都能顧到，而又如實地看出其輕重主從。在幫助一個人進步時，有時要以發揚其優點為主，有時要以批評其缺點為主，只要恰當，都不失為公平。讚揚五十分，又批評五十分，那往往正是市儈主義中庸主義的不負責任的態度。

我們既不是折衷主義者，也不是片面論者，所以我們既要懂得在矛盾對立的发展過程中的主導面，同時又注意到，在強調主導面時，警戒不要完全忽視另一方面。進攻時要反對冒險主義，防禦時要反對保守主義，退却時要反對逃跑主義，就是這個意思。因為進攻時，是以消滅敵人那一面為主，但完全忽略了保存自己，就成了冒險主義，防禦與退卻時是以保存自己為主，但不在可能範圍內去打擊敵人，就成為保守主義與逃跑主義了。

科學的預見

科學的任務是要認識已經存在的事實並且預見將來，倘以為我們只要管過去與現在，不必去顧將來，那是閹割了科學的理論。因為科學的目的，終極地說來，乃是引導人們有信心、有把握地

前進 如果對於將來的發展不能作科學的預見，對於現在是不會有把握、有信心的，也就不能在當前的實踐上有明確的方面和辦法。

預見將來是不容易的，因為事變的發展常是迅速而急激的。但越是變化得快而多，預見的能力就越見其重要，爲了不致在複雜而多變的客觀現實中迷失了方向。打仗是最多變的事，沒有預見就不能打好仗。「即使初戰打了一個勝仗，若這個仗不但不於全戰役有利，反而有害時，則這個仗雖勝也算敗了；因此在打第一個仗之先，必須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後一仗的大體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勝了，敵軍全局將起如何變化，假若敗了，又起如何變化。雖結果不見得乃至決不會盡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據雙方全局，仔細地切實地想明白。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

隻好棋子的。」這說的還是戰役範圍內的預見，戰略範圍內更加需要有遠大的預見。

全面的認識中本來就應包括着對將來的預見。

預見將來是不能脫離對現實的認識的。我們曾說，考慮問題不是從「應該怎樣」開始而是從「是什麼」「為什麼」開始，就是說，不是先虛懸一個對將來的推測，而是要從已經存在的事實出發來推斷將來如何。我們又曾說，客觀而全面地實事求是我們的思想方法的基礎，這也就是說，要把全部有關的材料（已經存在的事實）如實地進行了分析與研究，才能對於尚未出現的事情有所推斷。我們是科學的預見而有異於一切玄學的「預言家」，就是因此。

只是知道了許多零碎的片斷的事實，自然還是提不出科學的預見的。

所以經驗主義者不能預見。片面的把握事實對於將來也只能作片面的預見。而事實的發展則不會遵照這種片而論者的主觀的邏輯的。抗日戰爭初期，有些人認為抗戰必敗，又有人以為抗戰必能速勝。事實證明他們的推斷都錯誤了。事實證明當時能夠全面地把握事實，作了科學的分析的人，所提出的預見才是科學的、正確的。在抗戰初期的事實已經表明，一方面是，日本為強國，而中國是弱國，這是對日本有利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國，中國是大國，日本所進行的是反動性的帝國主義戰爭，而中國進行的是進步性的民族自衛戰爭，日本在國際間是寡助的，中國在國際間是多助的。這又是一方面，這是對中國抗戰有利的一方面。只看到前一方

面的人作出了中國必敗的結論，只看到後一方面的人又以為中國必能速勝。周到地研究過表現着中日兩國力量對比形勢的一切材料，並且研究過有關的國際形勢的全般材料，才能看出兩國對比形勢中既有這一方面的特點，又有那一方面的特點，也就能得到了中國的抗戰將通過持久戰爭而到達勝利的預見。

只知道了一般性的發展法則，也不能在具體實際中提出科學的預見。所以教條主義者也沒有預見能力。科學的預見是建立在對於現實發展的法則的把握上，但僅僅從書本上學來一般性的法則，而不耐心地切實地在具體問題中把握全般材料進行分析，則預見是落空的。抗戰初期的速勝論者是抽象地把握了進步的民族解放戰爭可能勝利這一真理，卻不去具體分析

達到勝利解放的必要條件，並有意忽視了現在尚存在着的足以障礙這個可能前途實現的敵強我弱的事實。

科學的預見決不是把未來發展中的具體細節都能畫出來，所處理的對象越是複雜，所預見的時間越是長期，則所能預見的也只能是趨勢和方向。要把複雜的對象進行分析研究，把握到其中的基本因素，與各種配合條件及其相互關聯，並且把握到在長期中起作用的基本因素和在相反相成的因素中的主導方面，經過這樣的分析研究，才能具體地把握到了對象發展的規律，則趨勢和方向的明確預見就有可能。

然而我們又知道，在發展過程中的基本因素雖往往起着支配作用，但是其他各種條件也不是毫無關係的，各種條件有所變化，發展的前途也會

形成若干修正和變動。同時，在相反相成中的主導的一面雖然是領導着前進發展的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在起着作用，其在發展過程中所起作用或大或小也跟着各種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一切具體條件的變化我們既不可能完全預知，因此發展過程中具體細節的預見往往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在所作的預見愈是帶有具體性的時候，就愈是有同時估計幾個可能和在基本上的兩個可能的必要。

在抗戰初期，正確的科學預見是以這樣的形式提出來的：「我們承認在中國面前擺着解放與亡國兩個可能的前途，兩者在猛烈鬥爭中。我們的任務在於實現解放而避免亡國，實現解放的條件基本的是中國的進步，同時加上敵人的困難與世界的援助。我們和亡國論者不同的是，我們客觀而

且全面的承認亡國與解放兩個可能同時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佔居優勢及達到解放的條件，並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亡國論者則主觀地與片面地只承認亡國一個可能，否認解放的可能，更不會指出解放的條件與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我們對於妥協傾向與腐敗現象也是承認的，但我們還看到其他傾向與其他現象，並指出二者之中，後者對於前者佔居優勢，二者在猛烈的鬥爭着，指出二者實現的條件，為克服妥協傾向與轉變腐敗現象而努力。因此我們並不悲觀，而悲觀的人們則與此相反。」

這個例子可以說是預見將來趨勢的科學方法的模範。由此可見，我們要在實事求是基礎上作全面分析，在全面分析的基礎上作科學的預見。我們既不是死板地預定一個可能的前途，也不是平等地看待各方面的具體因

素和各種可能前途，而是在把握那居於優勢地位的可能前途時不忽略了那與之相反相成的別的条件和別的可能，在指出要爲什麼前途而努力的時候具體指出要實現這一前途必須從那些具體條件上努力。

在這樣的科學的預見的指導下，我們就能不僅通過思想而認識世界，並且通過思想而勇敢地從事改造世界，爭取將來的革命實踐！

八 結論：方法與立場

怎樣搞通思想方法呢？——全部的結論，就是要掌握科學的思想方法，而科學的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徵就是實事求是、全面照顧。「客觀地與全面地看問題的態度，不雜主觀成見與意見，不要片面的看問題，這是馬克斯主義的方法。……（對於）科學的馬克斯主義者，自以為是的成見與意氣作風，是無用的長物。」馬克斯主義思想之有力量，就因為它是最強地發揮了科學的思想方法，反之，非科學的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徵就是主觀的與片面的。「觀念論與機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方法論的根源。」

他們的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的與片面的，或是毫無根據地說一頓，或是只根據問題一現象，一時候的表現，也同樣主觀地把它誇大起來，當作全體看，說得像真有件事，這就是錯誤觀點的論理的來源。」—— 庸得正確的科學方法與錯誤的思想方法的根本區別，學會客觀而全面地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就是精通思想方法的途徑。

馬克斯主義的思想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方法。唯物論的觀點要求從實際出發的思想方法，辯證法的觀點要求正確地照顧全局的思想方法。兩方面的要求結合為一體。能客觀才能全面，能全面才是真客觀。本書中第三到第五章是着重說明科學方法的客觀性的要求，第六和第七章着重說明科學方法的全面性的要求。

讀完這本書當然不等於搞通了思想方法，在這本書裏，由於作者的淺陋，對於搞通科學的思想方法的過程說明得還不夠充分，也難免還有錯誤之處，但是在這裏，作者盡其力之所能而加以說明的原則相信是頗撲不破的。讓我們闖起這本書來，一起去努力學習怎樣從實際中提出問題，怎樣為解決實際問題的目的而掌握必要的材料，怎樣在相互聯系中作全面性的分析，怎樣把握作為運動發展的基本核心的「相反相成」的矛盾因素。這樣的能力應該，也只有通過實際的運用才能精通，才能熟練。

最後，作為結論，我們還要補充說明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應該看做是搞通思想方法的基礎，這就是方法與立場的關係問題。

科學的方法一方面可以說是很是公平的，任何人學通了科學方法都能

得益，但另一方面卻又重現過，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學地科學方法的。有些人儘管知道研究問題應該客觀而全面，但強烈的主觀願望總使他不是嚴格地從實際出發，只能抓到一個片面充做全面。這是思想方法上的毛病，然而又往往不只是思想方法的毛病，因為這裏還有着更根本的立場問題。

前面說，主觀地和片面地看問題就是錯誤觀點的「論理的來源」。所謂「論理的來源」就是指思想方法上的根源，但錯誤的觀點除了思想方法上的根源外還在實踐立場上有其更深的根源。汪精衛這一類人在抗戰初期宣傳中國必敗論，就思想方法上說，他們是犯了執着片面的錯誤，但能否以為改變他們的思想方法就可以改變他們的看法呢？當然不能這樣想，他們站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買辦的立場上就只能這樣看法，也就只能使用這樣

的非科學的方法。因此和這種必敗論的鬥爭是思想方法上的鬥爭，更是立場上的鬥爭。

抗戰初期的速勝論也是主觀的與片面的思想方法的表現。他們之所以沾染這種思想方法，提出這種觀點，也有其階級立場的根源，那多半是來源於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從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往往不能和不敢去認真地全面地看事實，只願意看到符合於其主觀願望的事實，而性急地加以渲染與誇大，這就自然要表現為種種錯誤觀點了。

不但是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而且還有農民小生產者的局部保守性，也可以呈主觀與片面的思想方法的根源。

在反動的宣傳上決不可能運用科學的思想方法，因為客觀世界全面地揭

證事實就必然與其反動立場相衝突。小資產階級立場與農民小生產者立場固然不一定就是反動立場，但由此可以產生下頰實踐的急性和與狹隘的保守性，那也就成爲取得科學思想方法的嚴重的障礙。固然也有一些人由於學習運用科學的思想方法而看到了事實的真象，因而反省到小資產階級與小生產者立場的局限性，覺悟到必須克服這種立場上的局限性；但如果不能在實踐立場上進行徹底的改變，那終究還是不可能徹底地運用科學的方法的。

一般說來，總是立場決定方法。

徹底的科學方法必與徹底的進步、革命的實踐立場相聯系。因爲只有在這立場上才敢於無條件地揭發客觀事實，才敢於把任何一方面的隱秘的

客觀事實拖到光天化日之下來，才敢於由全盤地分析客觀事實中求取對遠大前途的預見，這株做，決不會與其立場相抵牾，而只能更提高在實踐中爭取進步的努力。

但也不能以為，有了澈底的進步立場就天然能求屬科學的思想方法。事實上，革命的立場是也要靠科學方法來保障的，如果不能充分把握科學的思想方法，反過來，又會損害到立場上的澈底革命性。

這樣說來，我們要屬通思想方法，就一定要同時注意到立場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客觀而全面地看問題是因為我們在實踐立場上動搖，那麼，就不能不來檢討舊立場，爭取新立場，以保障科學方法的取得。如果發覺到是因為在思想方法上的問題而致我們的革命立場成為動搖不定，或實際上

只表現爲空洞的抽象概念，那麼努力學習運用科學方法以保障革命立場就是必要的。

不把立場與方法聯系起來看，還是解決不了思想方法的問題的。